

无名小镇

文\赵 瑜(海南)

在海南乡下行走,除了突然到来的美好景致,迷路也是有趣的,因为语言不通,每一次问路都像是猜谜语一般,往往比划半天方才能理解对方的手势。领会一个陌生人善意的指引,像在这人世间捡拾到突然并不属于自己的花朵,无处归还,除了感谢,便只有从那花的香味里体味这乡间的行走与收获。

那天,是下午,我刚从莺歌海的古盐场出来,还没有细细咀嚼那一段黛黑色的历史。天突然飘了小雨。在路边拦截过路的汽车,下一站,我想去黎族的山寨。去黎族山寨,但具体去哪个山村,不知道,站在路边时便想,只要是来了车,我便要坐上,车到哪里,我便坐到哪里,这样的旅行才有意味。

在小雨里撑着伞等了半个小时,才有一辆车经过。车滑过我,带着一车热闹的海南话停下,售票的是一个老妪,一口海南话,见我拿着地图,不由分说地拉我上车,说,这里没有车直接到八所。

八所我是知道的,听这个老人讲出来,总有一股炊烟的味道。那是故乡的味道。我信任她的微笑,然而上车便惊呆了。天啊,这辆车上究竟挤了多少人啊,衣服的颜色让我晕眩,等一下,竟然还有一只羊,看到它,我立即闻到了车上的羊的尿水的味道。车上的座位是被改造过的,除了两边只坐一人的原装汽车靠椅,车厢的中间并排放了两个长木凳子,正是这条凳子上挤满了人。我站在门口,根本没有位置,可是那老人将我往里面挤了一下,说,大家再往下挤挤。往下,她老人家的语言方向感很强,我看了一下那长长的木凳上的人,有人自觉地挪了一下屁股,一会儿便挤出一条缝隙。老人说开车,便用身子将我挤到了那缝隙上。

这座位真是安全,前后左右都是人。我对面的中年男人抱着孩子,他吃瓜子,不小心便将瓜子皮吐到了孩子脸上,孩子大哭。左边是一个穿着并不落伍的女人,年纪模糊,有很强烈的香水味,看得出,她并不喜欢身边有一个男人紧靠着她。右侧的老汉抽烟,身上有一股浓郁的劣质烟味,车后厢里果然有人想抽烟,被老太太用一句海南话掐灭了。

老太太的话没有听懂,只是听到她说完以后,车上人都笑了。那笑容真好看,我都想将背包的相机掏出来了,但一直动弹不得,便觉得遗憾。

在一个小镇停了一会儿,有人下了车,但又有几人上了车,那只羊一直在叫。还有人用海南话打电话。声音很模糊,忽高忽低的,我总觉得海南话是一种戏剧腔调,每一个字的音调都有韵味在里面。海南话是一种辽远的声音,像我这样一个从中原来到海南的“大陆人”,总觉得追不上这海南话。

车的终点站也是一个小镇。我和那个抱着羊的人一起下车,那人视那只羊如同孩子,一直抱在怀里,下了车也不放下。老妪坐在车上数钱,对着我说了一句:年轻人,往西走有去八所的车站。

我谢过她的指点,便告辞了。我并没有决定要去八所,因为,我觉得,如果要去黎族山寨,或者从这样的一个小镇可能更近,又或者,我就在这镇里逛一下,也是挺好的。

镇上的建筑多是旧的,一户打铁的人家,叮当叮当的声音吸引了我,我在那门口看了一会儿,拍了好几张照片。那打铁的小伙子年轻,光着上身,皮肤黑而健康,露出牙齿笑着,一脸的单纯。修理摩托车的人打扮得像个新郎一样,他的老婆也是新娘子的装扮,欢喜地和修车的人说笑,一会儿进到房间里,一会儿出来。

我最后停在了一个卖年糕的摊位前,是一个婆婆,年纪约五六十岁,却听不懂我说话。我放慢语速,问她多少钱一块。她听不懂。售票的阿婆来了,原来她也要来买年糕吃。只见这阿婆从兜里掏出一元钱,指了指钱,又指了指糕点,对我说,一元一块,你可以多让阿婆加些料。

和別人卖的年糕不同,她的是自己现场加工的,一个平底的锅,她不停地用一个木槌砸着一块米糕,然后将米糕摊开,放入椰肉丝、花生末和黑芝麻,还有一种绿颜色的酱,看上去十分诱人。我要了两块,一口想吞下一个,竟然很烫。糯糯、香、纠缠,这种食物充满了世事的味道,让我觉得好。我走出很远了又转了回来,我决定,还是要问那售票的阿婆,这里有没有小旅馆,我想在这个镇上住上一晚,闲走,观看。

售票的阿婆一边吃着年糕,一边领着我走,说是菜市场对面,派出所的楼上有一家人开了旅馆,一直在装修,但不知是否装修好。派出所挂着大大的牌子,小镇的名字竟然叫做“感恩镇”,我有些惊讶,这海南的乡村名字总是女性的居多,比如瑞溪,比如美兰,原来还有这么西式的名字,感恩。

小旅馆尚未装修好,主人家是将自己的住房改成了旅馆。那主人家热情地介绍,还有其他住宿的地方,比如一个招待所。我便问那旅馆主人,附近可有黎族山寨。对方想了一下,摇摇头,说,还是要去八所,然后再去找。

又是八所。

下楼,那售票员阿婆竟然在楼下等着。我以为她是想要报酬呢,试图掏出五元零钱报答她。谁知她突然说,旅馆没有装好吧。我怕你出来坐车没有车了,我领着你到前面的大路口去坐过路的车吧,有很多,都是去八所的。

那一年,小镇还没有路灯,夜突然就来了。街上店铺里的灯光的余光照着她的脸。我说好啊,谢谢你老人家了。

她便笑着去了,走两步又转回来,告诉我说,摩托车送你到那里要三元钱。我朝她笑着点头,她才又放心地去了。

原来,她的家就在送我去坐车的十字路口的村庄里。她和我一起坐车去,自然省了三元钱。下车的时候,她指着她的村庄告诉我,脸上讪笑着,像占了我巨大的便宜。

然而,直到我离开八所,结束我的行程,回到海口,我一直记得那个善良的阿婆。她跟着我,指着街上的一户人家说,要吃猪,你就吃这家。要住旅馆,就要去楼上寻。

我不知她的名字,甚至,连那个小镇的名字,也渐渐忘记了,直到今天写出这段经历,查看照片时,才又找到。那是我一段温暖的旅行,温度适中的老阿婆,安静而又热情的小镇,还有那储满了香味的食物。这一切都显得那么静好、安稳。



尘封的牛车轱辘

文\黄 平(海南)

牛车,是一首生命的乐章,又是一曲劳动的赞歌,它在乡村世世代代传唱着。农家人酸甜苦辣的日子,清晰地烙印在牛车那斑驳的轱辘上,祖祖辈辈换了几辆牛车,在农夫的脸儿皱纹间依稀可数。

家乡地处南岛的望楼河畔,蹒跚的牛车与溪中那不离的倒影构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庄稼人常说“不管多穷,家里都得有一辆牛车”,金色的童年是踏在坎坷的车辙上度过的。两条平行线延至天际,尽头便是农人一年的梦想之路。布谷鸟叫春时,小孩子老爱牵着蹦蹦的小狗,跟大人驾车下地犁田耙园打畦,去播撒希望的种子。农闲时,常驾车到山里拾柴烧饭煮猪潲,或砍竹子在菜园搭架子,以便瓜豆攀藤结更多的果。若盖房子,牛车拉砖运梁等也忙得团团转。金秋季节,丰收的喜悦挂在农夫的脸上,他们戴斗笠抽水烟哼小曲赶集或送公粮去,车架插着小红旗,一辆辆牛车排成一条长龙走在幸福的大道上,富有朝气,车轴间发出“嘎吱,嘎吱……”的磨擦声,这二重奏回荡在原野上,平添了一番浓郁的乡情气息。

牛车,一般是自备木材土法上马制作。衣裤常粘着泥巴儿的农夫在选材、匠艺等方面十分考究,他们把农活的希冀全寄托在牛车上。木材以青梅、海棠、莺哥等为上乘,木坚耐磨,不变形不开裂。木匠摆开阵势,锯的锯刨的刨凿的凿,车轱辘套上车轴后,再装上连着车辕的车床架子,车头安上牛轭,一辆精美的牛车便算制作完工。选一头骠壮的牛,再经简单驯化后就可上路了。

农夫驾驶牛车,充满了情愫。系着小红绸缎的鞭子在他们手里不时“啪啪”甩响,那么流畅,那么娴熟,伴着叮当的牛铃声,牛儿的步伐是那般刚劲有力。早出晚归的车夫们路间相遇时总会打招呼寒喧农活事儿,不甘寂寞的雌雄牛也抬头互视连“哞”几声,似在“暗送秋波”,没走几步又回眸望,情亦深长。为培养“新手”,许多农家的孩子从小就得练驾牛车,可那牛却不听使唤,急得牛转人也转。大人手把手教着说:“驾牛车,不但要讲究技法,还得善于用口令吆喝牲口,抚摸着它的肌肤,与牛沟通感情”。绳子绑在牛鼻鞅儿上,最关键的是要懂得如何用手力牵缰绳打方向。一声“啪啪”抽鞭,吆“驾”短声则是起步前进,绳打左吆“哞”短声即示往左转,绳右甩吆“喔”短声即示向右转,往后拉绳吆“吁”长声即示停车,两蹄轻夹牛背上下抖动吆“驾”长声即示加速。反复多次后,牛儿很通人性,一般能配合小孩驾车前进。

农夫很爱惜牛,从不随便抽打它。牛儿很卖力,载重爬坡,它全力以赴,即使摔跟头,也会站起来继续爬,农夫则在车尾端急促吆喝着使力推一把,生怕累坏了牛儿。由于车轴易磨损而先坏,珍惜牛车的农夫总会在那个部位滴点海棠油使之润滑,延长寿命。正是因为有了牛车,土路上才少见了农家妇肩挑重担子时那颤悠悠而疲惫得汗流浹背气喘吁吁的身影。暮归,耕牛的夜晚食稻草蔗叶薯藤等常常装满车箱,牛吃饱了,才有力气拉车呀!

那时候,青年男女谈情说爱定亲后,男方家常用牛车把彩礼送过去,接新娘过门时则是牛车披红挂彩迎回来,乡亲在村头敲锣打鼓鸣鞭炮,好不热闹,这是绝好的迎亲礼仪了。那么广阔的乡下,那么悠久的历史,曾经练就了多少能歌善驾令姑娘暗中爱慕的小伙子呢,又曾经发生过多少与牛车有关,虽不一定浪漫,却也实实在在的爱情故事呢……

驾牛车时,快乐的农夫可随意地腾出双手放眼锦绣河山吹笛子,颂扬家乡美好生活。农夫劳累了就干脆躺在车厢内打盹儿养神,迷糊间又盘算起明儿的活计来,牛儿照样识途把车拉回家,这是我喜欢牛车又一难忘的情怀。

时代变迁了,滚滚的汽车轮替代了迟缓的牛脚步,开农

用汽车干活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当年的许多“车夫”,虽已弯腰驼背老掉牙,但他们时常眷恋着牛车,老觉得牛车有着诸多优点,远比机器有乡情味儿。在一些农夫老屋的前庭旁走廊里,一直安放着那不朽的轱辘、牛轭、牛鞭、牛角。有的年轻人不解地说:“都什么年代了,还留着有啥用,占地碍路的,劈之当柴烧火算了。”,老者却坚决不让,并语重心长地说:“喝水不忘挖井人呀”。

悠久灿烂的牛车文明史拉上了帷幕。那些牛车“遗骸”,虽说尘封,却不忘本,更是感恩,它将成为一种抽象难抹的历史印记,让后人永远怀念着它……

善良的收获

文\陈孝荣(湖北)

最初找到妻子,一见钟情确实飘过了我情感的天空。之后,我就发起了我的爱情追逐。二年之后,我们就走进了婚姻的美丽殿堂。后来,我们同甘共苦,共同经历了苦难与幸福,渐渐地我就发现,我找对了。因为她是那样善良。那种从本性里涌出来的善良势不可挡,成为巨大的汪洋,深深地俘虏了我,淹没了。这其中,最让我感动的,就是对我父母的孝顺。

我的老家,在鄂西乡下农村。那个叫子娘园的村子边远、贫穷,交通不便。而我的父母却又是灾难连年,本该到了他们该享福的时候,母亲却在我结婚的第二年,也就是我们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年,突然患了精神病。我也因此失去了母爱。尽管母亲还在这个世上,却从此失去了自理生活的能力,这样,属于我的母爱就消失进时空里再也寻不到了。

我和妻子在外面工作,在老家的弟弟因为膨胀的私欲,不仅不照顾母亲,给她治病料理,还同父亲吵架,想尽办法争抢父母的财产。父母被吵得不能安身,多次提出要跟着我们走。“哪怕是住岩屋,吃野菜,也比在这里强。”每次回家,父亲就这样对我们说。

但那时我们年轻,还处在漂泊阶段,无法将父母接走。所以那些年,我们只能利用节假日,一次次往老家跑。每次回老家,几乎是逃难。得拖着大包小包提前出发,转了一趟又一趟车,这样回到老家就筋疲力尽了。但妻子则并没有怨言,回到老家,她就主动从父亲手里接过锅铲,围上围裙走进生活之中。把一切都将顺了,就为母亲洗衣、洗头、洗澡,把母亲打扮得光光鲜鲜的。

但这样的料理也因为时空的限制鞭长莫及,等我们第二次回家,母亲又变得野人一般,披头散发,脏兮兮的。所以那些年里,愧疚与自责常常钳制了我。尤其到了夜深人静之时,只要一想到母亲,泪水就夺眶而出。

这样到2006年,我们经过打拼,终于在城里安定下来。有一天,妻子主动提出来:“我们把爹妈接到城里来吧。”一听这话,感动就彻底罩住了我。因为妻子主动提出来包揽赡养老人的全部义务,也就意味着替弟弟也尽了义务。这份善良与胸怀绝对等同于天空与大地,不求任何回报的。

二个多月后,我们终于在城郊的永和坪找到了一处房子。然后又叫来父亲征求他的意见,得到同意后,就开始整修房子。

那一段日子是妻子最忙碌的时刻,她几乎每天都要骑车去永和坪催进度,检查质量,上街购买材料。回到家里,依旧是带回一屋子春风。“进度还不错。”或是告诉我:“明天我得去买电线。”这样忙活一个多月,房子整修好了。

父母接进城之后,照顾就更方便了。她除了按时将生活费交给父亲外,一有时间,就和我一起 go 父母家帮他们收拾,整理。老人在乡下生活惯了,不太注意清洁卫生,东西随用随扔。一进屋,她总是围上围裙,包上毛巾,开始屋里屋外打扫。接着就拧了抹布,里里外外清洗。这样一阵忙碌下来,屋子立刻就敞亮了。

这样忙碌时,她还一边给父母嘱咐:“平时没事的时候就把家里整理一下。”或是对母亲说:“妈,您又不下地,一天到晚就只是抽烟,平时就拿起扫帚把地扫一扫,把家具抹一遍。”并且告诉母亲:“洗碗的时候多放些洗洁精,这样油污才能洗掉。”这样吩咐时,父母也满口答应了,但第二次去他们家,也依旧如故。他们养成的习惯,似乎是钉在岁月里的一枚钉子,无法更改了。

所以说过几次,她也就不再说了,干脆自己动手。这样将一切收拾妥,就持了锅铲,上锅灶做饭,烹调出生活的芳香。

但她也常常抱怨:“我这一生就是没享过福,要是有人给我弄顿饭吃就好了。”只可惜我们做饭的手艺远不及她,只能是给她打下手。

除了打理生活之外,她还坚持按时给母亲理发。先给母亲洗过头,然后搬把椅子坐在屋子中间给母亲理发,一边同母亲说着话。那份和谐、温馨与美好就缠绕在她们身边,同时也盛满整个屋子和我的心空。所以,她就是轴心,一家人都围着她转动。也是一轮太阳,照耀着一家子。

父母自从进城之后,就过上了幸福的晚年,脸上一年四季盛满的都是笑容,再也看不到他们的愁容和父亲的脾气了。两人的身体也一年比一年好,都长胖了。母亲的腰围粗了许多。

就这样,妻子就用她的善良彻底地俘虏了我。从她身上,我也更加明白善良既是做人的最初出发点,也是收获幸福的最大法宝。

东方感恩文化

“海航杯”大型有奖征文专区

征文电子邮箱: dongfang2011@hndaily.com.cn